

· 热点透视 ·

# “唐罗主义”冲击下中东地区秩序的重塑

唐志超 梁芷铃

**内容提要** 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当前中东地区格局持续调整，地区局势剧烈震荡，中东秩序正面临历史性重塑。在影响地区秩序重塑的诸多内外因素中，美国扮演了关键形塑者角色。特朗普政府发布 2025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彰显美国对外政策的霸权外交与强制和平政策取向。特朗普复任在伦理价值、意识形态、制度规范、行为逻辑和政策实践 5 个层面冲击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伦理规范，加剧中东地区秩序的失衡、失范与失序，加速“后美国时代”的中东秩序历史演进进程。首先，在“唐罗主义”理念冲击下，中东各方力量对比加速失衡，地区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以色列、土耳其和海湾国家成为地区力量“新三强”，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遭到严重削弱，外部力量在地区博弈呈现新态势。其次，基于“唐罗主义”的寒蝉效应，中东地区秩序趋向“丛林法则”，“强权即公理”的行为逻辑被强化；地区国家安全脆弱性显著上升，动摇地区安全合作基石。再次，地区发展动荡性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地区权力真空化、地区核心议题重置、地区安全架构重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多边合作体制失灵、地区治理更加碎片化，同时亦有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以及地区的多极化进程加快情势。

**关键词** “唐罗主义” 特朗普政府 美国优先 中东秩序 地区发展 地缘政治 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梁芷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2022 级博士生。

冷战结束后，中东进入美国单极主导的新发展阶段。将中东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西促和谈”“东遏两

伊”、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三大支柱。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美国治下的中东和平”，它明显带有单极霸权的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持续深入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的变化等多重因素严重冲击中东格局和地区战略稳定，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日益根基动摇。小布什政府以“反恐”战争为主要手段，对中东进行彻底“改造”，希望中东由大乱达“大治”，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打开了中东大动荡的“潘多拉魔盒”。小布什政府之后，民主党主政的奥巴马政府与拜登政府继续在中东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策动“颜色革命”，推行“新干涉主义”，致使中东陷入“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集体性动荡，遭遇极端主义“伊斯兰国”兴起之劫难。它同样也给美国自身带来反噬，美国不仅付出巨大人力、财力和信誉代价，还陷入中东泥潭不能自拔。特朗普第一任期虽执行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基本战略，但其对以色列的无原则支持、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采取“极限施压”制裁、推动《亚伯拉罕协议》并组建地区反伊朗联盟，剧烈改变了地区政治生态和地区力量对比平衡，不仅引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还催生了新一轮地区动荡。而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政府发布2025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于2026年2月28日正式宣布对伊朗展开作战行动，再次对中东的稳定、地区格局、地缘政治关系造成一系列重大冲击，尤其是加速推动中东向“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新秩序过渡。

## 一 “唐罗主义”形塑美国的霸权外交与强制和平

特朗普于2025年1月开启的第二任期及其内外政策，其核心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论和运动指引下延续并升级“美国优先”，在内外推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帝国主义的政策。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多来，其发动大规模关税战、执行强硬移民政策、大规模政府裁员、深入打击“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性”、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入侵委内瑞拉、军事打击伊朗、索要格陵兰岛主权等一系列行动，显示与深受建制派影响的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复任的变化性要大于继承性，内政外交政策上右翼民粹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浓厚，行事风格极具个人色彩，带有交易主义、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表演和非理性特色。它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比其第一任期更大范围、更剧烈的冲

击。2025 年 12 月 4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sup>①</sup>，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虽然该报告只有短短 29 页，内容真实性存有疑虑，但仍不失为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重要文献。该报告明确提出针对西半球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这是对 19 世纪门罗主义的极端化改造，本质上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原则，以军事干预、经济制裁、资源掠夺、领土侵占、政权更迭为主要手段，以绝对控制西半球、排除外部影响力为目标的进攻性霸权主义战略，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帝国主义色彩。“唐罗主义”虽然明确指向西半球，但其基于“丛林法则”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样彰显了美国对中东、非洲等其他地区政策的霸权逻辑。

特朗普的“唐罗主义”投射到中东，具有以下几方面显著特征：第一，中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战略排序中进一步后移，地位进一步下降。基于特朗普推出的“唐罗主义”是一种涵盖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的宏大战略，旨在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新版安全战略强调将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不仅宣布“中东问题主导美国外交政策长期规划与执行的时代已经终结”，还强调过去导致美国被迫留在中东的三大动因（能源需求、超级大国竞争、冲突频仍）大多已不存在，虽然地区冲突还存在，但已开始降级，“它不再像往昔那般，既是挥之不去的烦扰，又是悬于头顶、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之源”。<sup>②</sup> 中东被框定为“已处理的案件”：伊朗被削弱，核项目被“摧毁”，加沙战争结束，地区正常化正在推进。因此，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管理稳定”，而不是投入额外资源。<sup>③</sup>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进行了新界定，明确“五个必须”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即必须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至落入“敌手”，必须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必须保障红海航行自由，必须阻止中东成为针对美国利益和本土的恐怖主义温床或输出地，必须维护以色列的安全。这五大利益虽然存在不少旧成分，但也有新内容。这一界定淡化了政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026-01-12.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Eldad Shavit and Jesse Weinber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Israel”, Policy Paper, December 18, 2025,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trump-strategy>, 2026-1-19.

治与意识形态利益，提升了美国对控制能源和战略通道的关注度，显示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大国竞争、战略矿产、经济安全，尤其是大国围绕控制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的高度关注。新版安全战略不仅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公开宣示从中东战略收缩，也表明中东在美国全球利益版图中的角色由偏重政治与安全转向偏重经济与战略资产的显著变化。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转移负担，建设和平”（Shift Burdens, Build Peace）<sup>①</sup> 确定为中东安全战略的两个目标。“转移负担”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让以色列、土耳其、埃及、海湾等地区盟友伙伴以及欧盟、北约等域外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国不再免费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地区国家必须付费购买。在打击胡塞武装问题上，特朗普匆忙结束行动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美国商船通过红海数量不多，而来自欧盟的船只更多，为此欧盟理应发挥更大作用。<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未来美国可能继续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撤军，并削减在海湾的驻军，裁减军事基地。

“建设和平”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冻结或减少地区重大冲突，避免美国被动卷入。其中，尽快停止加沙冲突并防止其外溢蔓延、避免卷入地区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两大关键指标。针对前者，特朗普提出“20点加沙和平计划”，初步实现了加沙停火，并成立由特朗普亲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主导加沙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经济重建。针对后者，特朗普一方面加大对伊朗威慑，希望解决核威胁，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与伊朗发生导致美国长期陷入中东的重大军事冲突。2025年6月，特朗普打击伊朗核设施并很快在实现目标后停止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以战止战，防止以色列持续升级冲突，导致美国被动卷入。2025年12月底至2026年初，针对伊朗国内抗议活动，特朗普在宣布准备军事干预后又同意与伊朗进行谈判。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动武，发现不能很快更迭伊朗政权后又于4月初宣布暂时停火，暴露了不愿陷入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二是继续扩大“亚伯拉罕体系”，推动以色列融入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合作新架构，减少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p>②</sup>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信号门事件”中吐槽，打击胡塞武装是一个错误，理由是通过红海的船只中美国只占3%，欧洲船约占40%。Tara Suter, “Vance on Trump Admin’s Plans to Bomb Houthis: ‘I Just Hate Bailing Europe out Again’”,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211520-vance-trump-admin-plans-bomb-houthis-i-just-hate-bailing-europe-out-again>, 2025-12-20.

美国的安全负担和政治责任。在维持以色列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六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特朗普继续促推“亚伯拉罕进程”，积极推动沙特、叙利亚和黎巴嫩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其中，实现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为重中之重。

第三，加强大国竞争，确保美国在中东的优势地位。大国竞争是特朗普看待中东的重要视角，也是特朗普中东政策的重心所在。<sup>①</sup>从大国竞争视角看，中东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地理位置、能源与资源、战略通道。特朗普政府试图重启 1895 年“奥尔尼照会”所确立的霸权逻辑，即通过控制战略要害资产，达成支配区域秩序的目的。在维护传统军事优势地位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加强在能源资源垄断、战略通道控制、投资与科技三大领域与中、俄的大国竞争。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虽有消除来自伊朗所谓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支持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从大国战略视角来解决伊朗的地缘战略威胁，既包括消除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直接挑战，解除伊朗对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能源的威胁，也包括削弱伊朗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中所发挥的关键支撑作用。为最大限度攫取地区国家财富，增进美国的经济利益，特朗普不惜采用霸凌式施压方式，通过关税武器化、军售、以投资换安全等策略榨取中东财富。在 2025 年 4 月美国针对全球关税战中，中东国家也全部未能幸免，甚至包括美国在地区的最紧密盟友和伙伴，如以色列、海合会国家、埃及、约旦、摩洛哥和土耳其。只有埃及、约旦和土耳其等少数国家被征收 10% 关税，包括盟友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被征收高额关税。<sup>②</sup>

以经济科技竞争为重点，积极向地区国家提供替代性经济合作方案，将这些国家竭力融入美国产业—技术价值链体系，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的突出特点。特朗普以海合会国家为重点，优先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全面加强合

---

① 王震：《从“全球反恐”到“大国竞争”：特朗普与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第二次转型》，载《西亚非洲》2025 年第 6 期，第 40 页。

② 土耳其 15%，以色列 17%（15%），约旦 20%（15%），突尼斯 28%（25%），阿尔及利亚 30%，利比亚 31%（30%），伊拉克 39%（35%），叙利亚 41%。括号内数字为重新调整后于 2025 年 8 月 7 日生效的新关税。其他国家都被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4/Annex-I.pdf；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4/Annex-III.pdf；https://tariffcheck.org/deadline-deals, 2026-01-09。

作，改善关系，以争取达成投资协议，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sup>①</sup> 2025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与三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海湾三国承诺对美国投资2万亿美元。<sup>②</sup> 特朗普修改拜登政府的高端芯片出口政策，取消芯片出口管制，允许美国科技公司与海湾盟友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将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绑定，从而扩大美国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sup>③</sup>

第四，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试图实现“强制和平”。结束中东冲突，实现中东稳定，这是特朗普在确保美国不再次卷入地区大规模冲突前提下在中东的总体战略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特朗普政府强化了对“敌人”和对手的军事威慑和遏制，打造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新阵营，阻止巴以冲突外溢冲击盟友安全，以战略通道和战略资源控制、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和科技替代为重点遏制来自中、俄的竞争。针对巴以冲突、伊朗两个地区稳定最大威胁源，特朗普试图进行危机管控。对以色列的加沙军事行动和地区冒险政策，特朗普通过“20点和平计划”暂时结束了加沙冲突，并希望通过国际接管来约束以色列在加沙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美、以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协助以色列与叙利亚举行安全谈判，宣布升级与海湾国家的防务合作，向沙特出售“F-35”战斗机并将沙特升格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以安抚和约束以色列可能的地区军事扩张。针对最可能导致美国卷入的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特朗普通过联手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在当时既达到了削弱伊朗核威胁这一战略目标，也实现了以战止战的政治目标，由此暂时冻结伊朗核问题。2026年初以来，美国先通过与伊朗举行两轮间接谈判，后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代号为“史诗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军事打击行动，以期消除“伊朗政权迫在眉睫的威胁”。

---

① Thomas Graham, “Trump’s Middle Eastern Foreign Policy: Negotiating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Bloomsbur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stitute, 30 April 2025, <https://bisi.org.uk/reports/trumps-middle-eastern-foreign-policy-negotiating-tensions-in-the-middle-east>, 2026-01-09.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Secures \$200 Billion in New U.S. - UAE Deals and Accelerates Previously Committed \$1.4 Trillion UAE Invest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5/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secures-200-billion-in-new-u-s-uae-deals-and-accelerates-previously-committed-1-4-trillion-uae-investment>, 2026-01-09.

③ Ferial Saeed, “America’s AI Pivot to the Gulf”, <https://www.stimson.org/research/security-strategy/grand-strategy>, 2026-02-10.

第五，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特朗普的中东战略实施的双支柱。海湾、红海—印度洋、东地中海成为美国关注的三大重点区域。以色列依然属于美国在地区的中心支柱，是美国推行地区政策的主要工具。特朗普将以色列置于美国在重点地区盟友和伙伴体系中的最优先地位，突出强调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利益。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的总统，由此其执政的美国政府既强调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将之视为核心利益，将以色列的利益置于地区其他盟友利益之上，又强调以色列的利益要服从美国的利益，希望对以色列的激进地区政策加以限制，不允许以色列将美国裹挟拖进新一场地区战争。特朗普政府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向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前提下，提出明显倾向于以色列的加沙停火方案。美国还继续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为工具，推动地区国家融入美国—以色列的合作网络，扩大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建交网络，除中东国家外，还希望扩展到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此外，以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为核心的海合会国家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地位进一步提升，其战略价值涉及地区战略、大国竞争、战略矿产、能源与金融、全球产业链布局等多重领域。能源和金融是“唐罗主义”语境下美国关注海湾的主要因素。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海湾作为“投资之地”的价值，从中东作为国际投资的来源和目的地这一新视角看待中东。除了油气产业，双方还可以在核能、人工智能、国防科技、稳定供应链等前沿领域开展合作。<sup>①</sup> 美国竭力打造以以色列—海合会为中心的中东政治—经济新地区，既用来作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工具，也用以转移美国的地区负担。相对而言，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综上，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中东仍遵循战略收缩政策取向，一方面，竭力避免陷入中东长期冲突，避免在中东投入重大资源，另一方面竭力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和地区霸权，重点采取措施应对大国竞争。坚持“美国优先”，意味着将美国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唯一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反对将美国利益宽泛化解释，强调在中东的政策要聚焦美国的核心利益。不过，“美国优先”并不完全是孤立主义，更多意味着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意味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动用总统手中一切可用的工具，包括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军事干涉。值得一提的是，“唐罗主义”具有的进攻性、霸凌性、掠夺性不容低估。特朗普为达目的，不惜制造冲突和升级危机，颠覆规则，撕毁协议，极限施压，将军事威胁、关税战、贸易战等作为外交工具和谈判筹码，信奉“不可预测性”策略，胁迫对手和伙伴让步妥协，其本质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 二 特朗普复任全方位冲击中东秩序

从2025年以来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实际效果看，有着鲜明的“三无”特征：无道、无序、无常。<sup>①</sup> 特朗普复任对中东秩序极具破坏性，它从伦理价值、政治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策实践、行为逻辑5个层面冲击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和伦理规范，加速中东秩序重塑。

第一，在伦理价值层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极端利己主义、种族主义与强权政治。在政策实践上体现为：政治层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肆意践踏别国主权。2025年以来美国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多国发动袭击，无视中东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上奉行交易主义，以利益作为合作的标准，唯利是图，搞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对叙利亚新政权，特朗普政府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突然改变了对“沙姆解放组织”（HTS）以及新政权领导人沙拉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头目的定性。针对加沙80%的房屋和基础设施被以色列摧毁，特朗普提出加沙“清理计划”<sup>②</sup>，它不只是对加沙民众的大规模清洗计划，也是一项大规模房地产开发计划；安全上强调美国的绝对安全，漠视别国安全，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别国，搞舰炮外交，搞阵营化对抗，将经济问题安全化。

在外交层面，美国漠视人权，搞双重标准。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限制与中国、俄罗斯的合作，还联合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纵容以色列在加沙采取“种族灭绝”军事行动，悍然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

---

<sup>①</sup> 刘中民：《特朗普的“三无”政策是以色列伊朗冲突的重要根源》，载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3948.html>，2026-02-27。

<sup>②</sup> Nadeen Ebrahim, “Trump Wants to ‘Clean out’ Gaza. Here’s What This could Mean for the Middle East”, *CNN*, January 27,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1/27/middleeast/trump-clean-out-gaza-middle-east-intl>, 2026-01-10.

袭击，对在加沙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的联合国近东署实施制裁，甚至提出要将加沙百万民众大规模迁移到别国。美国对保护地区盟友态度模棱两可，不愿做出明确承诺，一再拒绝与阿联酋和沙特签署对美国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共同国防条约。此外，美国还歧视来自伊朗、阿富汗、也门和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并禁止入境。在道义层面，美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减少和停止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特朗普裁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大幅减少了对中东国家的援助，同时要求地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特朗普明确宣称其外交遵循的是“美国优先”，而非“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竭力宣传并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宣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等价值理念，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西方政治制度，将非西方世界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美国更以“民主的灯塔”“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袖”自居。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发动伊拉克战争，大搞“人道主义干预”，策划推动“颜色革命”，核心任务就是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而特朗普总统开启其第二任期后，他领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美国的自由民主派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迥然不同，批评昔日美国政府扩大了美国核心利益的解释，混淆了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反对全球主义和所谓“自由贸易”，批评对外干涉和在外国搞“国家建设”。<sup>①</sup> 特朗普复任彻底撕下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虚伪面纱，其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交易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得“美国的民主灯塔渐渐黯淡”<sup>②</sup>，美国“民主神话”在国内外同时面临破产的命运。

在中东，特朗普强调“必须摒弃美国那种一厢情愿的荒唐尝试——以居高临下的训诫逼迫这些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国，抛弃自身的传统与沿袭已久的政治体制”，提出鼓励地区自主改革，而非从外部强加。<sup>③</sup> 这一政策宣示与此前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可谓大相径庭。虽然说一套做一套是美国政策的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p>②</sup> Anne Applebaum,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Goes Dark”, *The Atlantic*,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10/democracy-beacon-dark/684337>, 2026-01-18.

<sup>③</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常态，对此宣示不能轻信，不能误以为美国会放弃对中东干涉，不过它也凸显了特朗普政策的务实性和利己性。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并非放弃美国对中东的干预或放弃在中东的霸权，而主要是为了“转移负担”，不愿在中东投入过多资源和金钱而已。

第三，从制度规范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冲击国际规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哀叹在特朗普时代，此前美国政府支持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sup>①</sup> 特朗普复任意味着规则将由特朗普来制订和执行，不再需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特朗普公开表示不需要国际法，称国际法是否适用于美国最终由他来裁决。<sup>②</sup> 从向丹麦格陵兰岛、加拿大提出领土诉求，到军事干涉委内瑞拉和伊朗，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法和他国主权的蔑视。在此方面，即使是长期盟友，也概不例外。特朗普打破外交规范，将盟友和伙伴视为可谈判对象，不愿受传统联盟的束缚，欧洲、土耳其、海湾国家都面临同样的待遇。这主要体现在加征关税、要求以经济利益回报安全保护等方面。

在中东，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不断强化对伊朗单边制裁，公然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打击，为维护以色列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措施，抵制和反对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和行动，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为叙利亚一些“涉恐”组织和个人“摘帽”。特朗普复任将国际组织视为可随时抛弃的工具，合则加入，不合则退。2026年1月6日，特朗普宣布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其中31个联合国机构和35个非联合国机构，理由是参加这些组织“有违美国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繁荣或主权”<sup>③</sup>，严重冲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体系，损害了国际公共利益。特朗普还大幅削减对中东国家的援助，大幅减少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出资，冻结难民安置计划，拒绝

---

① Daron Acemoglu, “What Now for the ‘Rules - Based Order’?”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4/1204/560396/Opinion/Opinion/What-now-for-the-rulesbased-order.aspx>, 2026-01-18.

② Ashleigh Fields, “Trump Says ‘Own Morality’ is Only limit on His Power: ‘I Don’t Need International Law’”,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680714-trump-morality-international-law>, 2026-01-18.

③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6/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withdraws-the-united-states-fro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at-are-contrary-to-the-interests-of-the-united-states>, 2026-01-18.

承担国际责任。此外，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大搞关税战和“对等关税”，严重危害国际贸易公平规则和市场准则，搞乱了国际供应链。2026 年 2 月 7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对所有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征 25% 的关税，由此升级了对伊朗的制裁，对中东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秩序造成深远破坏。

第四，从行为逻辑看，特朗普复任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中东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目标，确立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新规范、新伦理。特朗普的中东战略收窄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目标，不再将中东纳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和将中东打造为民主、自由的世俗主义的中东作为政策目标，而是聚焦于“防止任何敌对力量主导中东、控制其石油与天然气供应以及这些资源所经由的咽喉要道，同时避免曾经以巨大代价把我们困在该地区的‘永远的战争’”。<sup>①</sup>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也改变了域内外大国在中东竞争的重点与目标。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当前在中东超级大国竞争已让位于大国竞争，强调“美国依然占据最令人艳羡的位置”，并“因特朗普总统成功重振美国与海湾国家、其他阿拉伯伙伴及以色列的联盟而进一步加强”。<sup>②</sup> 它表明美国认为当前大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并非体系之争和制度之争，而主要是经济科技之争、关键资源和通道控制之争。为此，拥有庞大金融和能源资产的海湾国家和控制从红海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通道构成大国争夺的重中之重。

在政策布局上，美国主要任务是防范中国、俄罗斯和遏制伊朗，地区优先合作伙伴聚焦以色列、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和埃及等国。在政策路径上，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基准，采用强力施压、交易主义为两大基本手段。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新原则和新目标推倒并重建了中东安全架构的两大基石。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将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以土地换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sup>③</sup> 这一中东和平进程的基石和指导原则变更为“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和“以色列第一”，在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巴勒斯坦民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ithdraw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以土地换安全”与“两国方案”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核心且互补的两大支柱，二者共同构成了国际社会推动巴以问题解决的基本逻辑框架。前者聚焦领土边界的实质调整，后者指向政治框架的最终目标。

族权力机构合法地位问题、戈兰高地问题、边界问题等核心议题上都做了重大政策调整，彻底改变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一贯基本政策。在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问题上，将“以石油换安全”<sup>①</sup>这一海湾安全架构的基石更改为“以投资和科技换安全”，这一战略互动模式变化虽然反映了双方能源供需关系的历史性改变，但也凸显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利益至上思维，背后基本逻辑是企图转移对海湾盟友所承担安全承诺的成本。

第五，从政策实践看，特朗普复任极大改变了中东地区力量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动荡、混乱。自2025年以来，美国借助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行动致使中东格局发生一系列重要改变。在巴以问题上，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持续削弱哈马斯，持续推动“亚伯拉罕进程”，推动国际接管加沙，使得巴勒斯坦面临被永久分裂、加沙被以色列和国际共管分治的风险，也使得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一步分裂分化。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支持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联手以色列攻击伊朗并摧毁伊朗核设施，导致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线遭到重大削弱。在处理与海合会国家关系上，特朗普于2025年5月出访海湾三国，达成一系列军事、国防、投资和科技合作协议，强化了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安全—投资—科技合作，在提升海湾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科技版图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美国对海湾的掌控力。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通过承认新政权、取消对叙制裁、吸纳新政权加入国际反恐联盟、推动以色列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等措施，重塑了叙利亚对外关系格局，美国在叙利亚获得历史性存在，俄罗斯和伊朗对叙利亚影响力持续下降，以色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渗透力迅速上升。

在红海与波斯湾安全上，特朗普对以色列2025年9月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卡塔尔保持缄默，公开宣示企图加强控制地区战略通道，重塑了红海和海湾安全格局。对于以色列的“大以色列主义”思潮，特朗普持纵容态度。特朗普暗示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独立”后，可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将加沙人口向该地迁移。<sup>②</sup>由此，2025年12月，以色列宣布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主权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对红海战略的怂恿。此

<sup>①</sup> “石油换安全”是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战略互动模式，其核心逻辑是：海湾国家通过向美国和西方世界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换取美国在军事保护、安全保障上的承诺与支持。

<sup>②</sup> “Trump Somaliland Remarks Stir Recognition Debate During Peace Signing”，<https://somalista.com/trump-somaliland>，2026-01-15。

举加剧了红海竞争，增强了红海航道安全威胁，进一步打破了红海地区力量平衡。而多哈遭袭击在美国的海湾盟友中制造了安全恐慌，促使海合会召开紧急峰会，决心加强集体安全合作，同时刺激沙特决定与巴基斯坦升级安全合作，签署新的共同防御条约。2025 年 9 月 17 日，巴基斯坦与沙特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SMDA），标志着西亚和南亚安全架构的一个关键转折点。<sup>①</sup>

### 三 中东秩序向“后美国时代”加速演进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推动了中东秩序的失衡、失范和失序，在地区力量对比、政治与意识形态、地区制度和规范、区域合作范式、安全秩序等多维度重塑中东新秩序。

第一，中东各方力量对比加速失衡，地区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如前文所述，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以以色列为核心，强化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双支柱”地位，推动地区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动态平衡。其结果：一是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由于美国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支持，如支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支持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竭力将以色列打造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支柱，进一步提升了以色列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刺激和鼓舞了以色列右翼势力建立“大以色列”、在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和推行地区领土扩张政策的野心。

二是海湾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但安全脆弱性依然存在。一方面，美国的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固和提升海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但特朗普的政策也给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带来致命威胁。特朗普政府通过“投资—科技合作换安全”新模式，诱迫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承诺对美国进行巨额投资，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出售“F-35”战斗机先进武器和“非北约主要盟友”身份，强化与海湾国家的新安全绑定，稳固和提升了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不过，特朗普对以色列军事冒险主义的支持和特朗普一再打

---

<sup>①</sup> Suraj Yadav & Manish Kumar Yadav, “The Pakistan – Saudi Defence Pact”, <https://tdhj.org/blog/post/smda-pakistan-ksa>, 2026-01-16.

击伊朗，招致伊朗对海湾国家实施打击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致使海湾局势动荡，危及海湾稳定与发展，使海湾国家意识到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不仅不可靠，还有反噬作用。另一方面，海湾国家继续积极加快经济改革与转型，利用大国竞争、地区动荡的有利时机，积极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地区事务上谋求更大发言权，甚至是主导权。这突出表现在巴勒斯坦加沙、也门、苏丹、叙利亚和伊朗等地区事务上。

三是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轴心”因美国制裁和以色列打击遭到很大削弱。伊朗因美国经济制裁不断加码导致经济民生艰难，并于2025年6月和2026年2~3月遭受以色列和美国的联手军事打击，核计划严重倒退，地区主要盟友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拉克反美民兵武装均遭到重大打击。当前，伊朗内外交困，危机频发，短期内恐难走出困境，地区影响力骤然下降。

四是土耳其利用地区局势动荡大举向中东渗透，加强与地区国家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巴以冲突、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区事务，打造以“土耳其—卡塔尔—叙利亚—阿塞拜疆”为轴心的地区盟友体系，并在伊拉克、叙利亚、卡塔尔和利比亚等国保持军事存在，实际上部分承担起了美国所转移的安全保护者职能，成为影响中东格局和塑造中东新安全秩序的主导力量之一。

五是外部力量在地区博弈呈现欧美攻势加强、俄罗斯防守反击、中国稳扎稳打、印巴角逐新平衡等新态势。2025年以来，美国和欧盟在中东事务上力度显著增大，美国主导性有所增强，欧盟力图在海湾、巴以、北非三大区域同时发力。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伊朗遭到严重挫折，但力图实现防守反击。俄罗斯与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土耳其的军事安全合作继续推进，竭力维持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2025年10月访问莫斯科被视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成功。俄罗斯还计划2026年举办首届俄罗斯—阿拉伯峰会，显示俄罗斯有意恢复在地区的作用。巴基斯坦借助与沙特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利用土耳其和特朗普的影响力扩大中东地区事务参与，打破了过去数年在中东被印度超越的尴尬状态，重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印巴在西亚的新力量平衡。

第二，基于“唐罗主义”的寒蝉效应，中东地区秩序趋向“丛林法则”。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单边主义、扩张主义阴影下，地区秩序走向出现新变化。一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与多边机制遭到破坏，加剧中东地区“强权即公

理”的行为逻辑。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迁馆耶路撒冷等行为，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削弱多边主义权威，破坏中东和平框架，进一步激化巴以矛盾。美国在索马里兰、西撒哈拉问题上违背国际共识，引发地区连锁反应，不仅损害了索马里的 sovereignty，也对红海安全格局、非洲之角和西撒哈拉地区形势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二是小多边主义甚嚣尘上，地区合作基础遭到破坏。美国主导的“内盖夫论坛”（Negev Forum）、“中东版四国机制”（I2U2）、“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和“亚伯拉罕进程”等小多边机制，以反伊朗为主要目标，竭力排斥中、俄，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实质是伪多边主义，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造成干扰。

三是地区安全合作伙伴出现多元化与被动“亲美”双向并存之势。美国将盟友关系“工具化”“交易化”，不仅导致盟友间信任崩塌、利益失衡，也造成彼此捆绑纽带的脆弱化，地区国家安全脆弱性显著上升，动摇了地区安全合作基石。特朗普忽视盟友的长期利益，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和美国经济优先，要求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向美国巨额投资，以换取军售和安全承诺，导致海湾国家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可靠性产生根本怀疑，被迫转向多元外交。为了推动叙利亚新政权转向美国和以色列，特朗普政府再次抛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SDF），逼迫其与叙利亚政权合作，并从叙利亚撤军，凸显了库尔德人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工具性角色。美国从“担保者”到“争利者”的身份转变，以交易逻辑替代盟友规则约束，削弱了盟友体系的稳固性，破坏了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此情形下，中东国家只能逐步适应“一个不可靠的美国”。<sup>①</sup>“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式风格正在加速威权巩固，削弱传统联盟，这对海湾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参与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前景以及与伊朗核外交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sup>②</sup>

第三，地区发展动荡性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对自身绝对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强化、对以色列的纵容

<sup>①</sup> Fareed Zakaria, “The World Is Adjusting to an Unreliable United St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5, 2026, <https://fareedzakaria.com/columns/2026/1/15/the-world-is-adjusting-to-an-unreliable-united-states>, 2026-01-19.

<sup>②</sup> Ramyar D. Rossoukh, “Trump’s (Dis) Ord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Middle East – A Crown Conversation with Eva Bellin”, <https://www.brandeis.edu/crown/publications/crown-conversations/cc-26.html>, 2026-01-19.

以及将大国竞争引入中东，致使地区权力真空化、地区核心议题重置、地区安全架构重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多边合作体制失灵、地区治理更加碎片化。一是中东政治和安全权力真空延续。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是美国版的修正主义外交，不再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致力于追求经济利益、势力范围和领土攫取，实际上降低了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领导力和号召力，也推动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全球走向“无人掌舵时代”。<sup>①</sup> 特朗普对中东的干预只是对涉及美国利益领域进行干涉，此外并无意愿为该地区提供公共产品。

二是中东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以利益多寡为基准发展与地区国家关系，将中东纳入全球战略竞争框架，推动构建与中国和俄罗斯脱钩、孤立伊朗为主要目标的地区合作新阵营，推进“亚伯拉罕进程”，搞替代性竞争，加剧了地区分化与阵营对抗。

三是地区核心议题顺序被打乱。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改变了地区议题的优先顺序，使得长期主导中东政治与安全的主要议题发生重大改变，巴勒斯坦问题、反恐、推进自由议程三大议题被边缘化或搁置，伊朗核问题位次被进一步提升，围绕经济科技、能源资源、战略通道的大国战略竞争上位。特朗普的政策也对近年来中东地区出现的缓和潮和发展潮构成巨大冲击，地缘竞争和不安全感上升推动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改变。

四是地区安全架构面临调整。地区安全呈现阵营对抗与自主合作交织、美国主导与外部其他大国补充的新格局。美国战略收缩以及对盟友安全承诺下降导致传统盟友体系松动。地区国家因安全焦虑推动自主合作，地区出现新安全阵营，如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的东地中海集团，土耳其拉拢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组建亲土耳其集团，沙特与巴基斯坦国防合作升级并讨论建立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同盟，阿联酋则加强与以色列、印度的三方安全合作。

五是美国作为不可靠盟友和伙伴的风险上升，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国家增强战略自主。中东国家寻求加强与中、俄合作，积极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机制，集体拥抱全球南方，在大国竞争中不再选边站队，土耳其在西方与东方中间寻求平衡，海湾国家在伊朗问题上实现了从美国政策追随者到冲突斡旋

---

<sup>①</sup> Daniel Mückli, “Rudderless World: American Neo-revisionism and the Demise of Global Order”, *Strategic Trends 2025: Key Developments in Global Affairs*, 2025, p. 11.

者的角色转变，如 2026 年 2 月美、伊代表在阿曼进行核谈判。特朗普的交易性做法引发了地区盟友和伙伴对美国长期可靠性的质疑，并加剧了彼此间本已显著的信任鸿沟。

六是大国协调下降，中东治理碎片化。美欧在中东协调明显出现疲劳，双方在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和策略上都出现了重大分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2025 年欧洲出现的多国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使美欧分歧公开化。在推进民主自由上，特朗普政府与欧盟明显不合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公开批评美国背离了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基础的“价值理念”。<sup>①</sup>与此同时，中、俄与美国在中东竞争面增大，合作呈下降趋势。就中东地区而言，美国日益聚焦海湾地区以及对推动区域合作缺乏意愿，由此带来海湾国家在中东地区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使阿拉伯半岛、海湾、东地中海、马格里布等区域分化日趋严重，地区的碎片化也加大了区域治理的难度。

## 四 结语

后冷战时代全球秩序在动荡中加速变化调整，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迈向“后美国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来这一变化的最主要推力就来自美国自身。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从强力干涉到战略收缩，是美国推动中东秩序剧烈变化的两大关键政策来源。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是这一历史性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虽然目前就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对中东秩序的塑造进行全面评估为时尚早，中东秩序的未来走向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 3 个基本方向基本确定：一是将继续加速中东秩序的“后美国时代”转型；二是导致中东安全秩序更趋脆弱，并威胁中东缓和与发展两大潮流；三是中东地区秩序失序、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地区规则失范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均醉心于大国战略竞争，执行从中东战略收缩政策，但最终导致中东地区局势出现动荡、失衡和失序。特朗普复任从地区格局与地区规范两个方向深刻改变中东秩序。建立在“美国优先”之上、以“丛林法则”为主要特征的“特朗普法则”，给中东带来了新规则，造成了政治生态

---

<sup>①</sup> 袁原等：《批美！法德领导人措辞罕见严厉》，参见新华国际头条：<https://mp.weixin.qq.com/s/VMrXvKNeRnRq2EKrZplmqg>，2026-01-19。

的混乱，地区国际关系的错乱。它所具有的传导性、传染性和外溢性三大效应，将对地区稳定政治秩序的建立带来很大破坏性。

特朗普复任对中东秩序的重塑，既是由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的内在特质和独特个性所决定的，也与地区国家对特朗普复任的态度与回应密切相关。中东地区国家对特朗普重回白宫存有矛盾心态，一方面它们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有一定的舒适性，欢迎特朗普对中东政策做出某些改变，如宣示不再强加西方制度、不强调意识形态、不愿在中东发动破坏性大规模战争、倾向于交易式外交。虽然这些政策宣示与实际行动有很大差异，但地区国家总体上认为特朗普政府比民主党政府更容易打交道。另一方面，地区国家对特朗普也有不少担忧，如过于偏袒以色列，不愿承担对盟友的安全责任，对中东财富强取豪夺，对伊朗奉行军事冒险主义，行事不讲规则，行为不可预测等等。这一态度与认知决定了地区国家会试图与特朗普做交易，通过交易博取好感，换取安全保护和利益维护，同时也会努力去适应“丛林法则”，在加强地缘竞争、实现安全保障、强化战略自主、推动多元外交等方面采取行动，努力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

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看似增强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但这一收获具有暂时性和战术性，在“美国优先”和战略收缩指导下，中东的去美国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和中东这两个体系的转型中，‘去西方化’、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分散化日益成为一种趋势”。<sup>①</sup>未来，中东秩序将呈现多极化、碎片化、内生性、多元化特征，地区国家在发展与冲突、自主与依赖、对抗与合作中探索新平衡并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东秩序由单极霸权向“一超多强”再向“多极平衡”过渡，将是历史发展趋势。中东不再是单极舞台，而将成为一个全球与区域大国同时竞争与合作的空间。<sup>②</sup>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唐志超：《中东乱局的根源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第10页。

② Gedaliah Afterman, and Carla Dondera, “Gamechanger or Fantasy? Trump’s Evolving Middle East Strategy”, <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essays/gamechanger-or-fantasy-trumps-evolving-middle-east-strategy>, 2026-02-27.

##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Orde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ang Zhichao & Liang Zhiling*

**Abstract:** Amid profou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the Middle East is undergoing continuous adjustments and intense turbulence, with its regional order facing historic reshaping. Among the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is process,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new or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ighlights its hegemonic diplomacy and coercive peace policies. “Trump 2.0” impacts the region’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ethical norms on five levels—ethical values, ideology, institutional norms, behavioral logic, and policy practices—exacerbating the imbalance, dysfunction, and disorder of the Middle East order, and accelerat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oward a “post – American era”. Firstl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regional actors is accelerating its tilt. Regional dynamics ar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with Israel,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emerging as the “new triad” of power. Iran and the “Resistance Axis” have been severely weakened, while the configuration of external forces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driven by the “chilling effe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he Middle East order is gravitating toward the “law of the jungle,” reinforcing the logic that “might makes right.” National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n the region have risen markedly,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rdly,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turbulent and uncertain, with the trend toward a multipolar Middle East accelerating.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regional power vacuum, the re – calibration of core regional issue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paralysis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further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gional countries are seeking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multipolarization is also accelerating.

**Key words:** Donroe Doctrine; Trump administration; America First; Middle East order; regional development;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lgerian National Identity**

*Liu Aijiao*

**Abstract:** Algerian national ident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ultural foundation of modern nation – state identity and a critical resource for colonialists and nationalists in